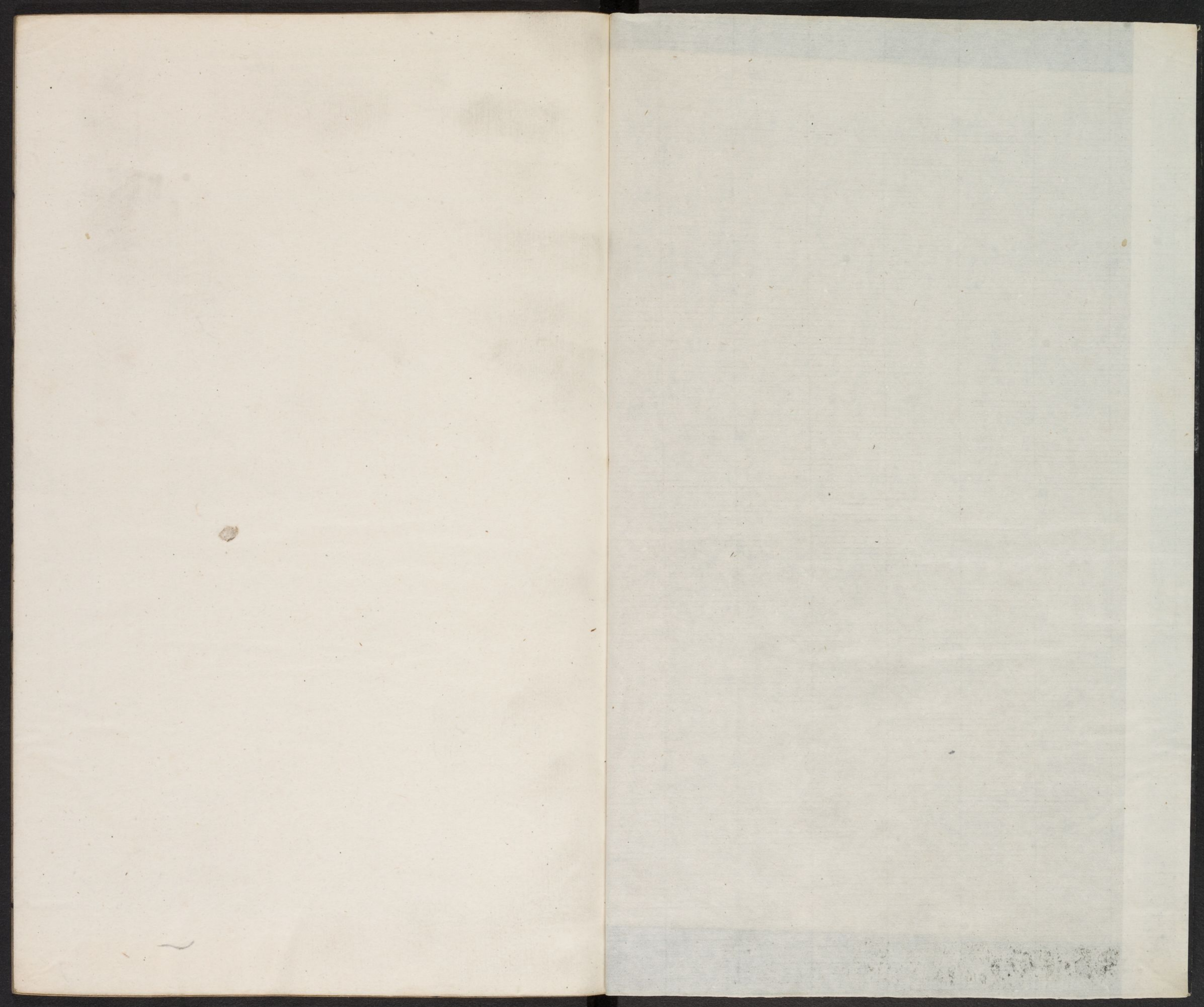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禮運第九

哈佛大學漢利  
圖書館珍藏印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  
易陰陽旋轉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橫渠張氏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  
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句句字字細碎求之必不能得  
嘗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虛中意思弘大然不能  
得久不惟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儒行亦當如是  
或謂間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己心難  
包管盡他意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若堯舜之世實求此  
物則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不必須有此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非道德之運蓋運祚推  
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載道而行者禮也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驅騁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

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太切廣言之

孔氏曰此篇凡四段自此至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發嘆遂論五帝三王優劣之事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案月令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臘先祖五祀故鄭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于蜡賓也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以仲尼與蜡祭故鄭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魏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亦名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也何休註公羊

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門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言蓋者謙為疑辭不敢指正於是言偃問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五帝大道之行并與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雖不及見而有志記之書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熊氏曰當門闕處以通行路言雙闕明門之兩旁相對為雙也遊日看於觀之上

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於釋菜言退儻者以此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於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言三代之為英以見五代之為質以五帝為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為大道之隱矣時繫乎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蔣氏君實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子首以夫子蜡賓之嘆而發諸禮運之篇考之於經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則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

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粵自王政不脩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他國槩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偽之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為觀上之游喟然為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不知魯之為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偃也為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嘆之機夫既以帝者之事為大同而指三代為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

篇內同

講義曰夫蜡之祭為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為息且有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既與蜡賓而觀之以知當時雖足以得古之禮而未足以得古人為禮之意此大道所以未行也故孔子喟然而嘆魯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鄭氏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匱乏也有分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奧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仁厚之教也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曰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此先明五帝時也為公謂不

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謂不世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講談說也脩習也世淳無欺說輒有信所習皆親睦也君既無私故人法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年齒盛壯者不愛其力重任分輕任并斑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養長以成人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為歸不失時故有歸也貨謂財貨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已有乏者便與也為事用力不憚劬勞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己謀起於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不起興起也有乏輒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亂賊何起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

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橫渠張氏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養者蓋民足固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聖人富之固有其術其教之又深順達大道行也孔子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即大道之行也以孔子之道行之三十年何患乎不仁也言仁固有淺深三年有成言治一國也及治天下則必世也周公之法不至此但成王不能繼之大道之行由禮義而行者也禮義以為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今規規然以禮義治其小禮義而施於小未及其大者也若夫大道之行則禮義沛然大道之行游心於形迹之外不假規規然禮義為紀以為急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雖則無



為亦未嘗忘禮義以為紀蓋不可無也  
長樂劉氏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內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己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非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公共推讓不敢以為己私也雖以天下讓於人而人不以為德雖以天下外於子而人不以為疏故不謹於禮而人無作偽以踰於中不由於樂而人無縱情以失其和易稱同人于野亨者言君盡其性於上而民盡其性於下有天火之義焉不曰大道之行乎  
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為大同大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污隆升降係乎時之不同而已蓋大道者禮義之本禮義者大道之末任其本則末存乎其間徇其末則本隱而無

存此堯舜所以為大同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為小康也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辨也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趨時也然其為公者非不家之以為公者為主為家者非不公之以為家者為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己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為王者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為紀堯舜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煩簡之不一耳蓋上世之選賢則一於德而已後世之選賢則有及於勇知上世之信則出於精誠之中而後世之信則見於作誓作會之際上世之睦則和光

同塵而有餘後世之睦則魚沫响濡而不足上世則有道德以為綱而不止於禮義之紀後世則禮義以為紀而有失於道德之綱也

嚴陵方氏曰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己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故脩之使著廢疾瘖聾跛躄之類所謂皆有常餼各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馬氏曰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者在內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歸言使之

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貪有所吝則機心作於內而盜竊亂賊興於外無所厚無所薄無所貪無所吝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外戶可以不閉而天下如是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是乃所以異乎黃老之言也且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在六君子之世未嘗廢也而大道之行異乎此者不家之而已難者曰天下為公是天與賢則與賢天下為家是天與子則與子孟子以為其義一也不足為時之厚薄曰自後世觀之類皆與子一有不爾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為時之厚薄可矣而緩詞也即云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嫌其言不婉是謂大同此禮之運轉在天者也

延平周氏曰以大道既隱為三代則大道之行為堯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公亦非不以天下為家大道之隱以天下為家亦非不以天下為公故孟子以為其義一也又豈足為時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獨親其親各子其子不獨子其子者二帝三王之所同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為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為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為交非制之使從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攘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

之事足以當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鄭氏曰隱猶去也為家謂傳位於子貨力為己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由此其選能用其禮義以成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

猶禍惡也康安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言小安者失禮則賊亂將作矣

孔氏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下為家禹為其始也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藏貨於身出力贍已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城內城郭外城溝池城之壘為此以自衛固也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綱三王以禮義為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失並用禮義以紀之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也賢猶崇重也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所以崇重勇知之士立功起事不為他人故姦詐之謀

用而戰爭之兵由此而起禹湯等能用此禮義成治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聖賢六人皆謹於禮以行下五事用禮明斷使得其宜用禮以成人之信用禮以明民之罪仁者以禮賞之以為則爭奪者以禮講說之使推讓是示民為常法也為君而不謹於禮以下五事雖在富貴執位眾人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也

橫渠張氏曰大道既隱以其不講故民不見也然則大道既隱有劣於大道之行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也雖三代之英猶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謹於禮惟謹於禮則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既曰不獨親親子子則固先親其親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為禮由古以來固亦有

傳世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  
 舉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為定禮城郭溝池為固亦是禮  
 義以為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堯舜在位各歷年七十餘以  
 至於人神和龜龍格是為大治不規規以禮義為紀六君  
 子所以急於禮者欲至乎大同也堯舜之治若此莫不本  
 諸禮義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而使堯舜承桀紂  
 之後亦當以禮義為紀六君子居堯舜之時是亦大同之  
 治也以其襲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聖人成性一之以  
 義理禮義為紀固在術內然而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欲  
 以達其大者也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大道既隱則人有  
 彼我故謀作亂者兵也止亂者亦兵也謀所以慮亂也既  
 有亂則須兵以制之禹繼堯舜者也恐殆非為大道既隱  
 之時由此其選於三代中是精選者也

長樂劉氏曰既隱謂夏商以後有其居處而彼已分矣私  
 其貨力而竊盜起矣戰鬪刑禁由之生焉故有五禮防其  
 偽而教之復於中也有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復其和也網  
 人之倫以五品紀人之性以五常制度不定則僭偏興田  
 里不疆則侵吞起勇智不用則既亂生謀慮不作則姦詐  
 出小則五刑以扶典制大則九伐以立平康此禹湯文王  
 武王成王周公所以謹於禮較於大道則為小康焉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為廢此言大  
 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為明矣前言天下為公則以與賢  
 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為家則以與子故也故  
 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為禮則各子其子  
 故也及以為禮則各親其親故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  
 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而有變則為之綱者道也禮義

小而有常故以爲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爲已則致力以興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此所以治人之道悉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故曰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馬氏曰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地之殊也竊嘗言之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揚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已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胥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之言妄歟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滅質也久矣天下之人溺於人僞喪其天真孔子傷時之弊故推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爲劣過其實以矯之欲使復歸於至德之盛裁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爲可尚以時之弊必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朴可得而復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大同小康之意槩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以今該古不欲斥前也大人得位者也若五帝時非無父子相繼兄弟相及非無城郭溝池非無禮義特不以爲固不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正尚義故篤尚恩故睦尚親故以和夫婦者婦雖以從夫爲

正亦有可否相濟以功為已愈益下矣莊子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蓋禮義雖可以息兵亦可以起兵以著已之義以考已之信著人之有過若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有禮著焉故也仁以有禮故刑讓以有禮故講若虞芮質厥成是也虞芮講讓而文王之仁刑矣禮示民有常易示人有變

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罪禮以刑仁刑猶型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長樂陳氏曰其言示民有常者常者變之對變者能變則常者能化化者人之道變者天地之道易之坤卦言人之道則曰有常曰化光至於乾卦言天之道則曰無常曰變化帝則盡天道故不言常王則盡人道故止於有常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義以為紀以下至於賢勇知此謀用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為謀用是作兵由此起非也

蔣氏曰馴至乎王者之時則不同矣天下為家自夏后氏始禹之為君豈不知堯舜與賢之事為可美哉啟賢而能敬承此不待論而天下之事亦大異矣自禹而往乃家天下

下蓋聖人以道御時初無容心於其間也名位以安之政教以率之刑法以一之誥誓以申之此豈得已而不已哉利欲動而姦詐起生聚眾而情隙開聖人而不為之盡心焉則蓋有所不滿焉者故自夏后氏之與子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自此無異說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王者豈能遽返而還其初乎要亦求勿失其情而已祿爵世及以為大夫之禮城郭溝池以為國家之固禮義以為人道之紀君臣不得不正父子不得不篤兄弟不得不

睦夫婦不得不和制度不得不設田里不得不立勇智任  
之為賢為已舉之為功義必使著信必使考仁必使成遜  
必使習道不能由則位不能居至是而禮之功用形矣故  
聖人揭而舉之為小康之時夫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選而謂之小康若是其不足言乎曰小康之名非治說  
也乃時說也聖人處大同之時故能運無為之化聖人處  
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  
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  
之則知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  
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  
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

鄭氏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  
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也聖人則天之明  
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  
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  
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民知禮  
則易教

孔氏曰此是第二明須禮之意失之者死若桀紂也得之  
者生若禹湯也引詩鄘風相鼠篇禮從天出故云本於天  
殺效也又效於地布列於鬼神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  
禮本以教民故祀天裡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  
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



禮則知哀篤君親也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人知嚴上則達此八者之禮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故得而正也鄭註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宗廟山川五祀是也云以制禮下教今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今以教民即下文降命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今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魄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此又本天殺地之下所以總云列於鬼神也橫渠張氏曰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

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殺於地明於地也如山川有小大草木有長短皆是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遍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履之必報稷有養人之功五嶽各為一方之鎮人就而禮之至於羣祀百神莫不有自然之理使之必報之功有小大者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則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又曰禮本於天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百神以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天殺於地猶是總言之鬼神則布列於地上也然則禮非自人而出至於鳥獸莫不有父子配偶長幼朋友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但不能推類而有別此亦皆天性也至聖人則能粹美之

長樂劉氏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盛厥德以配天地也不曰承天之道乎禮有定制執民兩端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不曰治人之情乎人失乎禮則行悖於中刑禍之道也不曰死乎人得其禮則動協於極不曰生乎鼠也無其一體無不死者人也失其一禮而能久生哉故禮也者能使三才安於其位而不失其宜者也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而無乾亢之患鬼神得其禮則生以時而無咎徵之失至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失其常不曰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乎則人之為道無禮焉性命不可得而正矣若網之有綱萬目待之然後理若木之有規萬器待之然後成惟禮為然

長樂陳氏曰言偃聞去衆為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為問孔

子謂禮出於天而成體則於天之道為本故以之承天之道出於人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為本故以治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於人而治人則禮不為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去衆為殃而必至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衆為祥而必至於生也喪祭內也射御外也冠昏內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在已而不忘其在人者為其在人而不忍其在已者然後為能盡已而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後之意 又曰本於天者禮之道殺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者禮之度數禮之為道則達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問以為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乎天

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禮於天人之際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恠也然失之者未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苟失於禮雖或幸而生於義可誅則無以異乎死苟得於禮雖或不幸而死其名不忘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有死生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也此其所以為急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殺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

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為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禮故言其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殺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祀實柴禋燎血祭粢沈醢辜禘祠烝嘗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八者自天子下達凡所謂示象數之事也

鄭氏曰相鼠之刺不惟深疾之之辭而無禮無儀固有死之道也夫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

禮言集言卷之十四  
五十七  
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勿見聽而勿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殞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興俯獻酬禘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卻錡乞師於晉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筮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

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傳穀梁之說者以爲左氏失之誣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於神恠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微矣惜哉

蔣氏曰聖人傷世遠道散發明禮之爲功學者因言深意切申問禮之所以急聖人豈能忘言於此思昔先王之制爲禮也非以強世拂情也蓋自有天地萬物而禮與之俱立羣而爲之辨也合而爲之防也出入飲食而爲之會節疏數也施報酬酢而爲之等級隆殺也是豈天之所以能隨而付諸其人乎蓋必有制而命之者矣故曰承天之道又豈人之所能始而具之於天者乎蓋必有而之者矣故曰治人之情天道以承而能立人情以治而能定此禮所以不可一日無而得失死生所由分也不然則天人之

理窮矣相鼠之刺所關甚大托詩以明禮豈不信然 又  
 曰禮之為說虛為之機而實為之用理為之初而形為之  
 顯自其本於天者而承之彼其理混然未分吾孰得其洪  
 纖小大而為之乎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方其為  
 崇有不可得而擬議者聖人本天道之自然即地形而有  
 辨故凡禮之所以為是因人之情順物之稱制為高下廣  
 狹者皆其所效而立之者也由是而築為宮室設為宗祧  
 郊社以崇報山川以闡幽是列鬼神而禮有所寓矣喪祭  
 有常射御有數冠昏以嚴其序朝聘以謹其儀是達於制  
 作而禮有所行矣此三代聖人所以損益不同而制治之  
 異至衰世之君子則未嘗不以禮之興脩廢弛而覘人之  
 理亂安危者有由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

繫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  
 大原出乎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  
 成法而效之殺效也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  
 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  
 上下而無不通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  
 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示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弭  
 兵之起者消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不然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  
 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

鄭氏曰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人之後也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吾觀於二書之意

孔氏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徵者徵驗之義杞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禮因往適杞宋得殷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

橫渠張氏曰坤乾之義先曰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先言之坤乾書名也不曰乾坤而曰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

長樂陳氏曰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公其名

以推其義則夏時者言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交泰之意也夫得其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 又曰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不止於此其言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蓋觀是書而知其然

嚴陵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子游故復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言其詳則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帝降而王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

其根密藏其用皆陰之所為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稱之者以資生於丑地為主於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所為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乾坤序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為主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何也蓋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至周則監於二代脩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四時之名焉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述於後故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夏之後宋者殷之後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悉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亡文獻兩泯焉此其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世闕而勿論可也

山陰陸氏曰雖曰吾以是觀之蓋亦略矣據論語所言可知

講義曰孔子嘗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以為不足證而不言者蓋所語偃者必欲有所稽考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殷乎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所以語偃者如此也

四明沈氏曰義是禮之變處等是禮之常處首坤次乾之

書是變也建寅之書是常也聖人加一義字於坤乾加一等字於夏時夏殷之書固是夏殷之禮非聖人孰能觀之哉

蔣氏曰禮在聖人言之為無盡禮在學者問之惟恐其不及此言偃所以得聞其槩而猶有以究其極也夫聖人既以杞宋為不足證而不能觀夏商之禮矣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蓋聖人觀禮之妙旨三代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事蓋本自其陰陽之義而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夏之所建以寅為正則其尚忠尚黑之制皆自此出也坤乾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則其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

人之觀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為周禮盡在魯其觀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金華應氏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為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



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鬲釋米捍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汗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缶聲之設也缶埴也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苴或為俎地藏謂葬北首陰也南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者從此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禮以飲食為本但中古質略雖有火化以水洮釋黍米捍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播黍以下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伏羲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武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臯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

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孰者欲葬設遣奠包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此非是今世始為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橫渠張氏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日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捍豚汗尊抔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為禮然言語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必自近示人不得已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須如此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

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杯飲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惟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蓋亦趨時而已矣臯某復臯者始事之辭而有緩意故五門之始謂之臯既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以孰也死者以北首為主入為陰也而又有荅陽之意生者以南鄉為主出為陽也而又有荅陰之意自蕢桴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

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杯飲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氣為中

氣而籥之為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鞀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為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中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歛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 樂書 又曰體主於骨魄藏於肺知存於心氣寓於體體魄陰也故降之於下知氣陽也故升而在上而體魄不言下者以其體魄有滅而無存知氣感動而常在北為陰幽而物之所終始南為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

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鄉於陽明相見之方此古者之所作而後世無以加故曰皆從其初 又曰臯者求之於陰也詩曰鶴鳴于九臯易曰鶴鳴在陰則臯者陰之體而陰者臯之理五門之外謂之臯門以其近君者為陽遠君者為陰也

嚴陵方氏曰觀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捍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污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復者招魂之名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故也苴必以孰又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

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山陰陸氏曰蕢桴以蕢盛塊而為桴歟

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為桴鄭以蕢為缶非也若云誤聲不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為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章註以瓦為匡不必築土也汗尊鑿地汗下以盛酒杯若張釋之云一杯土據明堂位云蕢桴土鼓伊耆氏之樂則此皆神農氏伊耆神農皆從其初皆取法於古初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與鬼神而不以為煩也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為先而不以誠敬為本生或怠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其於初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押以為食曩酌未設而汙抔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絕而不相求矣乃若升屋之號臯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之備美賄賂贈舍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未矣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歸

天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以生求死安得不盡其心而後知求加乎物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上古之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惟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雖稟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以其陽屬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燠於下則順之而居窟

夏則陽燠於上則順之而居巢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矣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甃及甗臺榭器之所藏也炮謂裹燒之也燔謂加於火上烹謂煮於鑊也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蒸釀之也酪酢馘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火在伏羲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

云脩孰謂烹煮治謂陶鑄為形范以鑄金器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為臺榭宮室牖戶及炮燔醴酪等皆五帝也此皆做法上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

長樂劉氏曰火無形也而潛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燧人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為民之利矣金得火則鎔又從而範之以為器用則金也始為吾民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鈞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以為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穡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櫓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烹炙衣羽

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註皆以為初蓋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爾范即荀況所謂刑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酪則下文所言者是矣治麻所以為布治絲所以為帛夫為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

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言禮雖未之有先王以義起至是而彌文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蓋備矣非人為也故曰皆從其朔

氏曰皆從其朔者天左旋日月右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疾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防其舒前速後近一遠三則為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則為望以速及遲光盡體復則為晦至於朔則日月始合璧焉當其晦則盡矣及其朔則受明於日而復生也於此謂之朔方者民窮度食而變於朔也

於冬謂之朔易者存察其事而始於朔也禮以時為大則其窮而變變而通後聖有作述而從之豈不謂之朔乎是故結繩之治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書契則從書契者以是為朔也巢穴之居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棟宇則居棟宇者以是為朔也羽毛之衣不可用也故易之以絲麻者得不以是為朔乎飲血茹毛不可用也則從火化者得不以是為朔乎夏尚忠忠之敝故商人救之以質則在商之世所從者以質為朔商尚質質之敝故周人救之以文則在周之世所從者以文為朔而已然則朔者可復晦也晦者亦可復朔也

蔣氏曰聖人論禮蓋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漸備幸其有加於前而慮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椳巢而必至於臺榭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烹燔炮炙也飲血茹

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羽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為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日加焉而又為之黼黻文繡之美三牲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文日生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此所以禮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為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秘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捭豚以為邊豆簠簋之實汙尊抔飲以為犧象山壘之具蕢桴土鼓以為笙鏞管象柷楬塤箎之聲何病於聖故聖人觀夏商以前為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

瀆也故曰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復言初而禮備矣

臨川王氏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食則言初於後聖有作則言朔蓋先王為後世所因乃其所以為朔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醖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



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醢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醢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案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鄭知粢當為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醢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醴醢之間有盎此醴醢之間有醢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醢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醢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

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案少牢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面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醢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醢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祐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為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為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為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為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為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祐也五行遂者地之祐也五常順者民之祐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祐其致如此可不務乎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

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醢所以在戶案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醢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案醞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又禮書曰經有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盞祭統宗婦執盞從祭義夫人

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泂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酒三齊粢醞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醎粢醞澄酒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天子無一齊諸侯無五齊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自其上而言之又有中焉則記之三齊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中祭也自其下而言之又有大焉則記之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夫禘也祫也四時也人鬼而已自其上而言又有神示焉則周官五齊者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而諸侯則社稷而已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則大祖而已天子祫羣廟之主而大夫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祫亦可知也故時祭一齊而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是皆可以類而推也 又樂書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內外上下蓋可見矣致其味者於道為遠寡於味者於道為近醴醎雖有味其味寡矣則在戶者以由戶而內為近故也粢醞其味淺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而下為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遠人者於道為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

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  
 焉於立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  
 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  
 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  
 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椀歲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  
 備琴瑟管磬鍾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  
 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亦得名曰降者則與詩言  
 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立為道之本而水為齊酒之本故立酒在室  
 貴本也醴醖醴言其齊醖言其器郊特牲曰醖酒沈于清  
 是盎齊亦用餞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於三者蓋言醴  
 以見盎澄即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  
 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事酒在戶此言醴醖在戶坊記言

醴酒在室何也在戶非戶外也乃在室之戶也有齊酒犧  
 牲鍾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  
 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  
 以備物盡禮為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  
 已矣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  
 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  
 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  
 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立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  
 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  
 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  
 祈者言承天之祐也

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祐於時未祭也知其必

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享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橫渠張氏曰承天之祐順理則是承天祐祐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為承天之祐非早計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似之矣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泔帛醴醎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

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泔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上節用上古中古之法玄酒血毛腥俎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案周禮大祝辨六號註神號若昊天上帝鬼號若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齋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牲齋幣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其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胛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脇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孰其殽為體解而爛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臠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䟽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䟽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

廟而或用鄭註澣帛練染以為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燔炙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莫也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為號故此言作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未見其所以為用故此

言玄酒以祭醴醖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殺薦其血毛燔炙焉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冪之䟽布所衣之澣帛焉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殺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橐鞞之尚是矣䟽布禮器所謂犧尊䟽布冪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供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尊夫人自房而東酌罍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故足以合禮於魂魄

馬氏曰腥其俎者言近於古也孰其殺者因之於今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言近於古也醴醖以獻薦其燔炙亦因之於古也禮備於古今而又夫婦親之所以致其敬故曰交獻以嘉魂魄夫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間而已

山陰陸氏曰與其越席䟽布以冪以與以別之者以承孰其殺之下文質弗類也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翬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褻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醴醖以獻當朝踐之節蓋君酌醴齊以獻尸夫人酌盎齊以亞獻然則饋食以下用酒可知司尊彝曰鬱齊獻酌當裸獻醴齊縮酌盎齊浼酌當朝踐凡酒脩酌當饋食謂之凡酒則王酌昔酒以獻尸后酌清酒以亞

獻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長樂陳氏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  
 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  
 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  
 肝燔炙在血腥爛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  
 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  
 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薦黍稷羞肺  
 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  
 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  
 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禮書

延平周氏曰玄酒以祭醴醲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已非  
 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

之故曰合莫莫定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玄酒血毛之薦此  
 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蓋神祇之  
 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有朝踐有饋食  
 至今世猶髣髴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  
 為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先儒指為饋食之節夫朝  
 踐為禮之始饋食為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  
 俎腥殽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  
 其本是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  
 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  
 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偽方其  
 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  
 成禮而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



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品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牲肥膾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

孔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臯燭肉更合亨之今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

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眾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復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

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為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羞者以上世之禮物為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羞者以後世之禮物為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臨川王氏曰禮之大成此亦禮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籩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祀為重要其義亦不在乎玄酒羹胾之為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

嚴陵方氏曰合亨則合眾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

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祖禴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禴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山陰陸氏曰祥吉之先見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鬼事也亦哀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人事也亦吉事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

道衰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假也將言今不然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是為第四節正明孔子嘆意也嗚呼哀哉是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瞻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子孫不能奉行周公之禮也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案祭法夏郊鯀殷郊冥與此異者以鯀冥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是於禮法大中之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如承天之祐合莫大

祥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論其惡故也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橫渠張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為有人臣不可為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臨川王氏曰吾舍魯何適矣魯當孔子時屢遭亂與周何

異孔子乃問禮於魯則魯未必愈於周也如明堂皆推魯美皆非其實疑於此皆魯儒之妄也魯一變至於道或者其是乎 又曰魯有周公之功而用郊不亦可乎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心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紂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用郊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爲惡大故也周公之澤百世而不斬而以爲衰者特其制作傳世之迹爾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宜錫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

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言之異者何也蓋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旣終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天子之土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嘆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嘆也祀宋既不足徵周又如  
 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為也凡言禘郊禘嘗在上郊郊稷禘  
 禘嘗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  
 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  
 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  
 之至所謂責備賢者蓋如此祀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  
 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所謂  
 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用人臣所不  
 得有之禮此魯所以有郊者也然郊不三卜而魯之卜者  
 有至於四而後免牲猶三望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  
 配之而魯之禘有行於莊公之廟者皆非禮也書曰統承  
 先王脩其禮物此祀宋所以有郊也然僭莫僭於祭祭莫

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而祀宋之不嫌於僭者是天子之事  
 所當守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祭祀所以馭其神  
 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之辭說  
 則謂之大假者蓋唯大者為可假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  
 意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  
 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  
 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  
 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  
 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  
 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  
 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  
 衰禮樂自諸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

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鼯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

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為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有曰祭昊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為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為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為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為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

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祀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註烏足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醜筭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脅君謂劫脅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醜是夏爵筭是殷爵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

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  
 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  
 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  
 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  
 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  
 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延平周氏曰夏曰醜殷曰斝醜斝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  
 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  
 酢君者也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善天下之俗  
 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為非禮者豈非以私  
 家之貴且尊為有嫌歟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  
 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  
 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

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擗  
 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諸春官上下  
 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  
 故曰幽國也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  
 則用醜斝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於禮樂終  
 僭其政刑然後篡弒之心生焉故巡守四方必考其禮樂  
 制度防僭亂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說辭而辭說固有  
 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是  
 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為神明之道哉故  
 曰是謂幽國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鍾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禮樂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今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醖筭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筭諸侯奠角郊特牲言舉筭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醖筭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

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為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攘僭逼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滕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已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祕祝矣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  
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  
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  
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  
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  
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  
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  
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  
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  
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與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  
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者以  
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  
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皂臣輿臣之類是矣  
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於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也  
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  
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  
也

橫渠張氏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  
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朝廷  
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偏之勢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為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  
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

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氏曰言今不然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故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處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劉氏曰天子諸侯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者三等封疆大小各從其位不可以增減也是謂制度守其制度則

有足以處其子孫矣則其臣僕敢踰厥分以齒其子孫哉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矣是以謂之制度大夫則衆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內所

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數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泰  
 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儉豈非以制  
 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  
 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為天下大夫之為家也  
 蔣氏曰天下為公祿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為家始有世及  
 以為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  
 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為天  
 下常行之法以銷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  
 也而為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  
 諸侯之國也而為諸侯子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  
 祿或三大夫祿或二大夫祿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為卿大  
 夫子孫之定守是以封建既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僭偏

不形謂之制度迨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  
 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脩而會合無度交際不  
 明而出入隳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  
 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  
 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剥枝  
 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春秋之時請京之不  
 度封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  
 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脅君四曰亂國五  
 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  
 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  
 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

五百廿八  
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

孔氏曰陳靈公弒宣十年左傳文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於所

明也苟違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法亂紀耶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祖廟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誚者非禮之罪也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

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讒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曰儼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儼鬼神也考成

也制度以禮成之也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下至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制焉唯貴賤之禮明於天下然後可以無為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敢不為臣妾以尊崇之則禮非大柄能治億兆如此乎尊卑嫌者則以貴賤別之長少嫌者則以親疏別之先後嫌者則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類可齊於五品而嫌疑判矣著誠去偽莫善於禮能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意慮之始故上天下澤履君子制禮以象之辨上下定民志也志在於心未形於言動也惟禮為能定之於心不曰明微哉儼鬼神者人能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之以致休祥焉考制度者謂天子謹其職事莫大

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協者存之亂者誅之所  
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賢由之而  
可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黜幽陟明之道行  
焉然則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儼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  
粗則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蓋禮所以節文  
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  
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  
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儼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  
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  
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

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  
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儼  
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  
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  
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  
其辨故曰別

蔣氏曰禮足以為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  
降典臯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  
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凜乎  
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  
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

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  
 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  
 也蓋其節文顯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為  
 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  
 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舉天下不齊之情  
 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攘有智者謀有勇者  
 偏有巧者詐君臣岌岌乎其上也鯁然唯恐天下之軋已  
 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一  
 且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  
 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  
 嚴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  
 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  
 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鄭氏曰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  
 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柰此  
 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  
 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黃氏曰君以禮為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  
 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踰倍其僭如晉國三軍而又立  
 三行之類是皆倍增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  
 卑權下但竊幸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君失政柄上下僭  
 濫既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  
 瀆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  
 討或流無倍竊之失矣



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重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為故言倍小臣勢不足以有為故言竊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

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曰法無常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為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若三家是也小臣竊若陽虎竊寶玉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焉教民為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哉蔣氏說見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今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曰上既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故此一節廣言政之

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故君得藏身安固也故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殺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上云

必本於天此以下變文故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也父  
 親仁也祖尊義也鄭引大傳證祖禰廟有仁義也言用禰  
 之仁依循而上以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用  
 祖之義率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  
 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以教下民也山川  
 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  
 五祀之人既立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  
 取為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  
 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  
 為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  
 身而堅固也

長樂劉氏曰為政之道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  
 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  
 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鬪  
 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殺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  
 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為殺以降命其言禮義以郊社祖  
 廟山川五祀為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於禮言禮  
 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  
 哀哉

橫渠張氏曰殺以降命命令也如殷人貴命令之令文之  
 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殺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殺以降命言地命降于  
 社之謂殺地則知殺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為陰陽之道  
 降于社者為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為

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稟受而其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降于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正而人無不從政善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

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差等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殺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殺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殺地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祖廟則天子卜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內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雷門戶食則有竈往

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蓋凜凜也彼其處勢位之尊崇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蓋必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

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倣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謂之殽地殽之為言亦倣法之倣也蓋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蓋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自後之為政者觀之彼直以為迂闊汗漫若此殊不知聖人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是

者之未設也天不尊地不親人無以相養生死之道虧闕而居處之情莫遂吾身寄於民上而莫之安也必於此

致意焉而後為藏身之固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身處乎法宮而民莫與為敵者本此道也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蓋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內患害之所不能侵阽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鄭氏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氏曰此一節結上文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比方於鬼神則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也此皆所以修治政教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三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

教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得立於無過之地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為體所玩者為用耳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遺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為之君者

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其在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

五夏平七  
禮言集言卷五十一  
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斯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揚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果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統之教皆行於上而御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

則不得爲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



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四明沈氏曰參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機巧處其所存玩其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嘆息愁苦之聲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參天地之自然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為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夫既與天地而為三矣又與鬼神而並立矣則其闡知來藏往之機與神物前民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其所存者自其降命

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夫上文固言政之出於天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吾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為於天下也是故謂之

無為謂之民無能名又謂之無有作好蓋其因自然之理立自然之政凡以天地人物不能自全者皆於我乎賴而吾固順而成之天有時也則必因時以興事地有財也則必因財以致用人本乎父生則為之正性命之原成於師訓而為之敷典常之道此堯舜三代之君體道御時據三才之位同此一心以為維持主張者也命義和欽曆象平水土令貢賦徽五典修人紀冠昏夫婦庠序學校之設靡有不備是豈有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强天下哉必如是而後為以正用之古治既衰君人者反是不思於是率情以生事徇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恣苛刻而失愛郵逞暴殄而隳德化舉天地人物之所未存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噫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

儒者而為之說曰因者君之綱彼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鄭氏曰明猶尊也則君當為明君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也君者所明謂在下百姓尊奉君使之光顯非明人謂非是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以下並同此義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以

五品十七  
不  
言  
集  
說  
卷  
五  
十  
六  
五  
伯  
華  
卑者處下是分定也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耻患其不義而生也

黃氏曰夫君所自明者禮也君四海有天下所明四海之禮君一國明天子所出一國之禮禮者何蓋分土列爵九命四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尊卑升降之定節斯乃天子所明之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者謂君之所贍乃畿內千里及諸侯貢賦爲君所養也非養於人若周末失政而天子私求故譏曰天子不求私財諸侯不貢車服之謂也君所事唯天地宗廟嶽瀆非事於人謂四海一人之尊也君明人謂禮樂自諸侯出則有過患矣養人謂君失政而私求財則不足矣事於人謂失事

天地宗廟而欲下事於人則失位者也下文百姓則君以自治謂百官四民則禮以自治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也

橫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即愛其死惡不義故患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而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

力以事之而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稽眾有所謂養在於養賢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為有過養之所以為不足事之所以為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為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為過以天下而贍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贍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為不足

上者宜無為而逸下者宜有為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覆人鼻而治之者尚大宰之事也君可以明人乎故黻纁塞聰前旒蔽明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為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

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為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

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安朱氏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氏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變當為辯聲之誤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氏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謀計曉達詐者不敢為之故云

去其詐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故云去其貪然據鄭註意則云選人知者勇者仁者退去其奸詐者忿怒者貪財者先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則為君之宗廟

橫渠張氏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已也

馬氏曰知者不惑而用人之知則可以去其詐勇者不懼而用人之勇則可以去其怒仁者無欲而用人之仁則可以去其貪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非有意於去也而用人

之知用人之勇用人之仁則詐怒貪之三者自然而去也與夫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患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也

新安朱氏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江陵項氏曰此經曰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於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也儉者約於己故猶為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可不去孟子曰

儉者不奪人奪人烏得為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長樂陳氏曰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真而不偽用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則人樂施而不奪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稷也大夫死宗廟己之宗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而正死乎己之宗廟則非義而變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亦曰死衆而已矣延平周氏曰知者多詐而詐者不必知有知者則詐足以別故用人之知則足以去其詐勇者多怒而怒者不必勇有勇者則怒足以別故用人之勇則足以去其怒仁者樂於予貪者樂於取有仁者則貪足以別故用人之仁則足以去其貪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知與仁者蓋

知仁以勇為主故間之猶三德以敏為主故亦間之也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為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不察此哉諸侯為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為義義之為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為變變之為言權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以變責之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三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徇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制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有不為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為主則將肆怒以為

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為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曰知者利仁蓋仁主於有己自其盡已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博施濟眾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所推也龜山論舜距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己者狹推己者大所謂貪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為貪也 又曰禮之功用其大矣哉知本之以去詐勇本之以去怒仁本之以去貪若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廟宗祧之事惟理是循惟當是貴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紊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鄭氏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

孔氏曰此亦因上生下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孔子說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害則下文所言是也

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為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為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一家爲衆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

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原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己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  
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  
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  
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  
逼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  
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  
而強一矣今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億度料想姑爲  
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  
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  
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  
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  
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屏棄典刑囚奴正士至於失

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  
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開闢充塞  
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係於天下如此哉漢之  
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漢唐  
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  
區宇不一軌轍有間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  
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  
子孝兄友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  
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鄭氏曰舍禮何以治之惟禮可耳

孔氏曰自此至何以哉覆釋上經情義利害必須禮以治

五百十三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十一 廿 寅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舍禮無由可化昭二十五年  
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  
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為七人義從親者為始  
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言喜  
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  
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  
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  
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  
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  
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為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  
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

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

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克家者也即言友友施於弟而已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真具於賦形之初聖人整世故  
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  
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  
利國之說源委可觀取舍明甚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廬相  
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識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  
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上下紛然失  
交際之道吞鬻搏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  
間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  
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哀惡是不可得而泯遏者也故歸  
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

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

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絕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

有心于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為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為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為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為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沿人心以為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為度哉

長樂劉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顯此所謂有節於內而觀無不察矣孟子知齊王之欲而齊王以為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內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內萌而外中禮節考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為禮節者謂之中考其迹而中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原其治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粵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觀之際驗其功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

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於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申也

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混謂純粹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粹謂傑特品彙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大之為山嶽河海小之為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為五臟外之為五事性之為五常類之為五品其作於教化也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哉禮之為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常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為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為二物不若此言人

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會說得亦親切此真  
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  
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  
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  
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  
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  
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  
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  
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  
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其實二  
氣亦只是一氣耳 又曰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  
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

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鬼為  
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  
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  
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為苟然  
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  
舉而褻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  
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  
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為人不能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  
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  
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為德地以載物為德人  
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  
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者固



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為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天下眾善無不具矣人知眾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卑廣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神之地天下之人何為而不知生之所宜尊即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褻鬼神五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褻者於吾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蔣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也世之人梏於形體是以囿於範圍之內而不立於萬物之表且天地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謂清且寧者其可乎是為天德之德陰陽與吾同體也雖兩立用不獨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受形既若此矣而況喜怒其舒慘也出入其消長也主一廢一不可也是為陰陽之交鬼神與吾同類也氣盛而神魄盛而鬼人之氣魄合而不離而後靈於萬物是為鬼神之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又作哲作謀而至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為人若是之不苟然也况觀兩間榛榛狂狂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

通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狹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

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前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明也日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

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然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為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道則天地共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為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秉焉幽顯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暗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為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闕為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朔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其能逃是數哉

馬氏曰星麗乎天亦陽之屬也故言天秉陽而繼之以垂  
 日星垂日星者所以昭其日星之明也山川麗乎地亦陰  
 之屬故言地秉陰而繼之以竅於山川竅於山川者所以  
 通山澤之氣也天之所以命萬物而往來不窮於其間者  
 五行也五行之動必有所終故曰迭相竭迭者終而有始  
 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陰陽沖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  
 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  
 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為五行五行播而為四時四時和  
 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為節故皆以三五

龍泉葉氏曰天陽也天必能秉陽而後日星垂於下以效  
 其經緯地陰也地必能秉陰而後山川竅於上以效其流

止天地陰陽交為貫通而播五行之氣運於四時五行不  
 忒四時不差而後月能望日晝夜相代以成歲功生死不  
 愆而盈闕不紊其勤勞至矣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  
 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為竭而  
 未嘗竭也五行歲月始此終彼相為本末不可窮盡此天  
 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其在人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  
 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  
 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  
 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為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  
 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  
 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  
 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  
 物焉蓋研括天地陰陽五行之運動而聚見於人則人之

五言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爲可貴也大矣及其累於形偏於氣專已而忘物卑志而  
尊欲故雖爲天地之心而其心非天地也雖爲五行之端  
而其端非五行也雖食味別聲被色而味聲色之所自出  
者不知也冥然於日用飲食之間和吞之念形夸奪之事  
起其所以感傷天地陵犯陰陽毀敗五行者人固爲之而  
萬物不與也是必有先知先覺者焉察其本原要其性命  
而流通焉故舉物嗜情藝事勸功端本於天地陰陽紀法  
於日月星辰淪幽出明歷粗入微一皆順其常理非出私  
智任私意而自爲也皇極則建常性則若設官則有治焉  
立師則有教焉此人之所以能不失其貴而卒於參天地  
以立天地萬物卒賴於人以長且久也雖然昔之言治者  
兢兢於天道業業於人事謹小而畏獨未嘗敢極其論也  
故以人情合人理則詩是也以人事永天命則書是也著

天地陰陽五行之失常以考人理之否當而聳懼之以善  
惡則春秋是也惟易則深遠矣然而吉凶禍福必驗之以  
事觀爻蹟象而人身之變動舉積此焉未有擅天地陰陽  
五行之理於一身以爲貴範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天下  
以出治其意若此之大其用若此之妙其論若此之盡者  
也豈堯舜周孔固有遺言而後之得之者遂從而推廣極  
論之歟雖然使人能知其所以自貴而通於天地陰陽五  
行之故則去其滯吝消其鄙詐而無一舉動之非禮也使  
人君能知人知所以貴而還以天地陰陽五行之所賴者  
治之教之則必懲勸不以賞罰制馭不以權勢本仁立義  
而無一政事之非禮也則庶幾可也  
蔣氏曰上章論人而繼及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象數之  
間何哉三才之道固未有不麗於陰陽之二氣者而其一

抑一揚蓋本天地之正理少失其制則患生焉在易乾坤之卦四德具於乾也而坤則利牝馬之正首庶物者乾也而坤則承天而時行以成德為行者乾也而坤則取乎無成而有終獨以歸坤也上六爻又發龍戰於野之義為其嫌於無陽也然則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可與陽亢位乎故秉陽者天也日星之象自然而昭垂秉陰者地也月之象則有待而後生使山川不為之通氣五行不為之播時則陰不和於陽而失其所以質之者矣月何自而能生故在天成象而日星以陽言月從陰類為之月者疾行乎周天之度而受明於日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有分量而弗敢成也然則陽有專制之功陰必資陽之用先儒發之其義明甚

王氏曰和而後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為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玄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為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娵訾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東晦朔弦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謬者實由聖人調胸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江陵項氏曰案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

五味六和則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為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為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為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正謂于支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績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孔氏曰前既論天地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物之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

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後更相為始負戴前氣也孟春則以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鄭註其管陽曰律至三分益一皆律歷志文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

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蔟為羽下生南呂



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終於南呂是還迴迭相為宮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鄭註六和周禮食醫之文也四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績以對五方則為六色是六章也為十二月之衣則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故得還相為宮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衣青是春三月其食與衣皆同也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者似月各別衣食也能氏謂異代之法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新安朱氏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

一位以為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為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

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以聲測陰陽  
 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此以味調陰陽之  
 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此以服配陰陽之盛  
 衰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者言竭猶所謂休也休則  
 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為本者一  
 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為末也五聲言其氣之所在  
 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 又禮書  
 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  
 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蕤統人  
 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蕤大蕤  
 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為同位所以  
 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

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  
 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  
 大蕤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  
 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  
 何則黃鍾至大蕤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  
 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  
 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  
 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  
 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  
 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  
 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誤矣書云  
 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  
 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

有所謂二變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大蕤為商南呂為羽  
 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大蕤為  
 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宮黃鍾為變  
 徵以至十律之為宮餘律之為商角徵羽為二變旋之為  
 十二宮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  
 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  
 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蔓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  
 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  
 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  
 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西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  
 事 中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  
 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  
 夏主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

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  
 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  
 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為宮黃鍾為角  
 大蕤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西鍾為宮大蕤為  
 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大呂  
 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  
 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鍾生於未  
 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  
 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  
 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  
 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  
 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  
 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

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  
 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凡樂  
 百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  
 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  
 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  
 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  
 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  
 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鍾為角  
 而大呂為之合大蕤為徵而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  
 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百鍾為宮大蕤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  
 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

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  
 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  
 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  
 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  
 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  
 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  
 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  
 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  
 常相為表裏著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  
 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  
 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

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鍾為宮圜鍾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鍾為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大蕤為徵大蕤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為宮函鍾上生大蕤故大蕤為角大蕤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大蕤寅應鍾亥故大蕤為徵應鍾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嚴陵方氏曰交相為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而為四時四時合而為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氣為本故曰還相為本五聲比而為六律六

律偶而為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益陰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為宮故曰還相為宮五味調而為六和衍而為十二食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為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各以所服者為質故曰還相為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正為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莊子曰四者孰知正味又曰四者孰知正色則味色各有正也凡此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也

馬氏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為本還相為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為主盛德在金以金為主此所謂相為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也呂者所以呂

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為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為質此所謂相為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為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為質夏衣赤則以赤為質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者如木行為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官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為官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蔣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也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焉鯀因洪水而汨陳之彛倫攸斁天乃興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敘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徵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與五色有四時十二月而後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為冬者然也而金為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為夏者然也而木

為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其律中林鍾之管也而黃鍾為之宮矣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簇是律中大簇之管也而林鍾為之宮矣五味各有所主而調以滑甘因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六章質之月令稽之內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為質之道居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宜蓋物以故而滯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麗於奇偶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厭故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居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至不失一節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三者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也言食言別言被隨義而言也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鄭註云兼氣性之效也 王氏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尚而天

五峯胡氏曰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違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

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因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



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長樂劉氏曰五行者天地之子而人爲之長故曰端焉口所食者五味也不食則病矣耳所別者五聲也不別則聾矣身所被者五色也不被則禽矣仰此以爲生凡人不教所自能也而於聲色衣食有得有失七情生焉聖人防其情之過中而反爲身禍也乃作禮法制度其心俾人人用

足而不傷乎物之生也事事有則而不汨其性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音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贊裁成輔相爾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爲心豈特知

五真  
不言集言卷五十一  
二  
贊哉成輔相而止邪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然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圓形而供人者爲物任智以役物者爲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造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牴亡或至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

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妍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徇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下無非立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桴治也

孔氏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也端猶首也用陰陽為端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劔戟須柄而用之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立羣臣助已以施教為已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是法五行為體也執禮義為器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則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以言其所法

者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為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達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為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為量非以月為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為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為徒他倣此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為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為紀大小之所容多少之所槩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為量聖人作則以天地為之始以人物為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此

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也柄

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金陵應氏曰人之生也儲造化之精而不能自闡於造化鍾禮義之粹而不能自達於禮義備萬物之全而不能自用於萬物聖人作則因其所固有者順導而曲成之其法象則參諸造化堯典所以欽若而歷象授時禹範所以建極而協紀念徵也其政治則取諸禮義商書所以欲其建中而制事制心周官所以教之中和而防情防僞也其效驗則集夫四靈舜樂所以成於鳳儀周南所以終於麟趾也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也道之大原出乎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端造始之可見者也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大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紀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日一月遍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爲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爲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爲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爲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爲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之田而修治墾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且網之所可循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

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  
 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  
 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  
 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曰物天地所養生也情以陰陽通也事以四時成也  
 事以日與星為候與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  
 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山川守職不移故云  
 有守也事下竟復由上始故云可復也考成也器利則事  
 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  
 事得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  
 興也人情與陰陽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可見也生長  
 收藏隨四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日中星

為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列猶次第也月以  
 為量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故功有藝山川  
 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引鬼神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  
 有守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  
 云可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  
 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  
 聖人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為主今以人情為田聖人以  
 為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靈是眾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  
 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

橫渠張氏曰情可觀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為  
 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  
 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為徒歟今山川百物生  
 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

氣運而為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用五行之材莫不以  
 為質也至如東作西成捨五行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  
 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為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豢養  
 不失其情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  
 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  
 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既得則末斯  
 從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  
 陰陽為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觀也以四時為柄則  
 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  
 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  
 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  
 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

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  
 人因之致用也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為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  
 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  
 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  
 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為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為本推而至  
 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  
 故終以四靈為畜然四靈以為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  
 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為本而曰  
 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  
 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為陽怒為陰  
 以陰陽為端則人之情可觀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  
 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為柄則事可勸也日星

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為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為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為聖人而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

講義曰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為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為善者陽之類也為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為

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觀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為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山陰陸氏曰陰陽為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為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為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為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為田故人以聖人為奧無田則孰為養也無奧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為畜聖人致治以是為終及其亂也亦以是為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為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為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如是而後享天下之大奉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廬陵胡氏曰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爲徒鬼神不欺人以爲與人謂民與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與主

龍泉葉氏曰人性非所治所治者其情也聖人之治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爲之綱自立之至公周盡物則故能深通人情之變平而治之凡人發於好惡利欲之私心激於事勢逆順之偏重者發爲邪德隱爲詖行皆其情之所宜有也雖其所以治之要不越乎理義而情之委曲聖人不一施焉有當直從者有當曲遂者有當明禁者有當預防者暢其不及裁其過甚扶其緩弱通其壅蔽其治之有時其教之有機膏潤成熟而善道備美俗一是故聖人發正於天理收功於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本其情而責

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之以爲與主哉

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羹哉上下咸以僭奢爲恥是聖王治定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者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認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鄭氏曰滄之言閃也獠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孔氏曰此一經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



神靈異於他物也。澁水中驚走也。閃是忽有忽無。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者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案月令冬云其蟲介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為信則土為知然水土二行俱有信知。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澁謂水動不澁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至於麇鹿濯濯，白鳥騞騞於物，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為畜故然邪？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龍泉葉氏曰：四靈為畜，上世載之詳矣。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翻然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苟為溫飽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凰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於人也。後世先王之治不可復見，其所以為治之說，儒者亦失其傳，反以異物之來為善祥嘉瑞之應，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有無，故怪異日興，治象日隱。如漢所稱神爵、五鳳、黃龍，其君臣歆豔皆以為天之報貺而已。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魚鱉鳥獸至於不澁不獮不狘者，蓋亦不必

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  
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  
繒或作贈

孔氏曰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一節言卜筮所造置之事  
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著龜而問吉凶言著者凡卜  
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  
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  
謂埋告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  
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  
有其禮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  
有職主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以自任也於是  
有猷有為則秉於著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於祭祀歸其  
功德於祖也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  
神靈之饗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無大小皆  
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  
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  
五常之歸也

延平周氏曰著者數也數故為筮龜者象也象故為卜以  
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著龜列於祭  
祀蓋以為吾之有為有行莫非稟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  
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  
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著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

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也

孔氏曰此一節為上並用卜筮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故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至尊而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儉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此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鄭註教民尊神是也宗祝以下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侑是四

輔即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典規諫者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宗祝以下鄭註慎居處是也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上矣祀社於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神矣祖廟有祀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人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於其禮矣故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也何為哉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也中心不為

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為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畏敬者在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寓之以法則此禮所以達上下也夫惟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却祥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侑輔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

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為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儆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

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典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為也中心示至守正夫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為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為也其可得乎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故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則知此言瞽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上也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已聖人祭地於方丘所以因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義近則隆之所以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所以親親仁也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宗廟之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

興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所以備鬼神五祀者中雷  
 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自郊社推而至於  
 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  
 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為而治也故繼之以宗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既曰中心無為又曰以守至  
 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為而繼  
 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為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極而事難名故  
 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為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  
 為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為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  
 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  
 後列廟吾之所為祖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  
 而已嚴而奉之以備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

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神之所為也廟有宗祝朝  
 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  
 秩秩然森然凜然有觀有聽有效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  
 為也凡其為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  
 孝慈服正法則而禮誠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名物  
 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薄禮者之論以為天本  
 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  
 用是區區其間哉況夫俗靡事弊而極究於敲扑趨走之  
 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  
 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狗  
 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  
 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位聖

王豈溺於淫瞽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能察也延平周氏曰瞽言其人侑言其理先言宗祝立於禮也終言瞽侑成於樂也

建安真氏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在學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

瞽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于熊萬貌雖欲無邪其可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蔣氏曰聖人惟能定天下之禮而後可以辨天下之職天下之職既辨則一己之職亦不勞而自舉此王者所以倦倦於禮以御斯世也蓋禮有大有小則職亦有尊有卑方其祭帝於郊就陽以定天位祀社於國答陰以列地利祖廟崇報反之仁山川饋遠近之職五祀彰不一之事大者不得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干乎大義有所由生文有所由寓此其禮一定而不易者也夫惟禮之大小一定不易故設官崇卑亦各有攸司而不相亂坐乎朝者議不及乎末尊乎學者職不關乎細宗祝在廟儀文是掌弗及乎大事也巫史前後卜瞽左右彼特以問吉凶職聰察司辭說而弗與乎大本也夫是以上而總化原者有其人至於侍

御僕從罔有弗正故一人中心無為於上而治道以立乃若官職廢闕典禮隳壞天下正人直士既不得尊於朝禮於學則下而宗祝工師之徒亦不得盡其才效其藝昔者孔門記晚周之時太師摯適齊以下傷魯之不用人也若是則宗祝安得在廟卜筮瞽侑安得在左右或用人不當其位如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無非可以承事王者之人則碩人侯侯公庭萬舞如簡兮之刺則三公安得在朝三老安得在學然則王者欲守至正以御天下必如古聖人之定禮分職而後可以收無為之治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

貨金玉之屬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不言山川興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



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脩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為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宓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謂之禮脩而義藏可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以獲兔兔得而忘蹄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為禮之效也謂之義脩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為說實相表裏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豐稔集卷五十七

新華 九卷 雜信

曰美以技藝因醫以術善數者之氣也

五其四則言聖人無雙之效也謂之氣也

夫百國同至其間曰百中受湖曰百會百湖曰百會

蘇列曰夜封野賦山川五岳之美也

之數也其縣而志翻也曰美之術也

其其曰美河又自岐亦蘇也其水魚魚其

其故也其其縣而志翻也曰美之術也

夫其曰美河又自岐亦蘇也其水魚魚其

其故也其其縣而志翻也曰美之術也

